

为什么？

Charles Tilly

[美]查尔斯·蒂利 著

李钧鹏 译

WHY?

WHY?

为什么？

著 [美] 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

李钧鹏 译

WHY?

李钧鹏 译

为什么？
Charles Tilly

[美]查尔斯·蒂利 著

WHY?

Charles Tilly



为什么？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李钧鹏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所有权利保留。未经许可，不允许以任何方式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什么? / (美) 蒂利著; 李钧鹏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4

(蒂利文集)

ISBN 978-7-80769-544-8

I. ①为… II. ①蒂… ②李… III. ①社会学 IV. ①C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757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3-7057 号

为什么?

作者 | [美] 查尔斯·蒂利

译者 | 李钧鹏

出版人 | 田海明 周殿富

总策划 | 周殿富 武学

策划编辑 | 张晓辉

责任编辑 | 武学 郭伟娜

质检 | 宋春

责任印制 | 刘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装帧设计 | 未氓

出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电话: 010-8959733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 635×965 1/16

印张 | 15.5

字数 | 188 千字

版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80769-544-8

定价 |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人们为什么对自己做过的事、别人对他们做过的事或世上发生的事给出他们所给的理由？你对这个问题有过困惑吗？我有过，于是写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写作让我暂时中断了对革命和民主化等宏观政治过程的毕生分析。我主要出于两个考虑。

首先，我关注媒体、学生和社会科学界同行对复杂社会现象的解释已久，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困惑：他们为什么几乎无一例外地侧重于少数关键行动者的决策制定过程，而忽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增量效应以及社会互动的持续、微妙的协商过程。个人经历和对社会过程的专业研究都使我相信，人们很少分毫不差地实现他们自觉设定的目标，事情的进展经常出乎他们的预想。那么，人们对社会过程的描述和解释为什么几乎总是强调有意而为之呢？

其次，在我看来，大多数社会过程都类似于一场针锋相对的对话，而不是独白或象棋大师对棋局方案的构想，但很少有人接受我这一哀怨的主张。原因可能在于我的分析对象过于宏大。也可能我没有对如何使人理解和接受某种描述或解释做出周全的考虑。不管明智与否，我决定以一本书来接受这双重挑战。现在它要接受你的检验了。

理由的给定是一种社会活动，从而不同的社会情境需要不同的有效理由，这并不是我的发现。在本书中，我明确借鉴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诗学和修辞学思想。如果这是一部学术专著的话，

我肯定会将自己的论点追溯至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美国实用主义。在这一谱系中，著名评论家暨哲学家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坚持认为，形容动因（motives）^①的词语描述的实则为场合（situations），而非内在状态（inward states）。颇为无厘头的是，伯克甚至表示，这一主张同样适用于狗的身上：“一只光鲜的乡村梗犬具有迥异于肥胖的、娇惯的、暴食的城市贵宾犬的动因词汇表（vocabulary of motives），后者的冒险活动仅限于糖果和硬路面上的散步”（Burke 1989: 127）。在不同的场合中，不同种类的狗表现出不一样的理由。

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社会学家 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对伯克所说的“动因词汇表”进行了讨论，阐明了它的社会性，并明确指出杜威对自己的影响。以一种比他对美国生活方式和国家政策的言辞激烈、影响深远的批判生硬得多的语气，米尔斯指出：

对动因的归咎和承认通常涉及：第一，有语言的物种的（外露）方案的社会行为，意即参照他人言行的方案与行动；第二，对动因的承认和归咎伴随着被称为“问题”的言语形式。问题背后的场合通常涉及不一样或意料之外的方案或行动，后者在分析层面上表示“危机”。问题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为它往往会引出另一场言语行动，而非运动反应（motor response）。问题是对话的一个元素。（Mills 1963: 440）

xi 在这段佞屈聱牙的话中（以及同文后一部分），米尔斯基本上将对动

① 国内学界通常将 motive 和 motivation 不加区分地统译为“动机”，但在英文中，前者表示具体行动的具体理由，后者则表示更深层次上的行为或行动方式的理由。除了个别之处，我统一将前者译为“动因”，而将“动机”对应于 motivation。——译注

因的承认与归因等同于理由的给定。他几乎是在说，这种承认和归因永远具有正当化、理性化和修补的社会职能。

除了有时会提到亚里士多德，本书对理论细节几乎只字不提，也没有考察它们的谱系，或纠结于我和其他理论家的异同之处。关于惯例的一章确实提到了观察入微的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相近研究。另一个做了手脚的地方是，我在出现难点的地方悄悄引用了学术作品，包括我自己的研究。这样做是为了帮助那些有志于进一步钻研的学生以及想了解这些思想从何而来的专家。但我并不是要展示自己如何推进了已有的研究，对理解理由的给定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是想帮助读者认识到理由在他们每时每刻所面临的社会场合中扮演什么角色。本书的宗旨不在于推进同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如果看完它的读者对自己和别人就“为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了更透彻的认识，至少是不一样的认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安德鲁·阿博特（Andrew Abbott）、阿龙·西库雷尔（Aaron Cicourel）、林恩·伊登（Lynn Eden）、莫娜·古巴什（Mona El-Ghobashy）、杰克·卡茨（Jack Katz）、道格拉斯·米切尔（Douglas Mitchell）、凯瑟琳·纽曼（Katherine Newman）、戴维·罗斯曼（David Rothman）、罗伯特·考特尼·史密斯（Robert Courtney Smith）、劳拉·蒂利（Laura Tilly）、薇薇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人向我提出了不可或缺的意见、信息、建议和鼓励。在严刑拷打般的审稿过程中，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对本书出版的热情大大振奋了我的精神。乔恩·芒克（Jon Munk）的文字加工是眼明手快的绝好体现。第一章的早期版本曾以“理由”（Reasons Why）为题载于《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 22 [2004], 445-455）；重印于本书的相关内容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的授权。

目 录

第一章 为什么给理由?	1
第二章 惯 例	30
第三章 故 事	57
第四章 准 则	91
第五章 专业表述	118
第六章 调和理由	144
 参考文献	 166
索 引	178
译后记:《为什么?》的理由	202

第一章 为什么给理由？

1

最初一批见证者只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19分，空姐邓月薇（Betty Ong）呼叫美国航空公司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凯里市（Cary）的东南区订票处。电话从十一号班机上拨出，这架飞机早上8点从波士顿起飞，目的地是洛杉矶。在北卡罗来纳接电话的是尼迪娅·冈萨雷斯（Nydia Gonzalez）。邓月薇告诉冈萨雷斯，劫机者已经控制了整架班机，刺伤了另外两名空姐，杀死了至少一位乘客，并向她和其他人喷射了某种让他们睁不开眼睛并难以呼吸的气体（9/11 Report 2004: 5）。

8点27分，冈萨雷斯将邓月薇的电话转给位于得克萨斯州沃思堡市（Fort Worth）^①的美国航空公司运营总部值班经理克雷格·马奎斯（Craig Marquis）。大约在同一时间，根据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报告，飞机在纽约州奥尔巴尼市（Albany）附近的上空急转弯，转向南飞行。“他们在往纽约飞！”马奎斯先生记得自己大喊了一声。“快给纽瓦克（Newark）和肯尼迪（JFK）机场打电话，告诉他们有人劫机，-他以为劫机者要降落飞机，于是匆匆下达指令。‘我做梦也想不到飞机会撞向任何一座建筑，’马奎斯先生说道。”（CBS News 2002: 47）经验丰富的值班经理马奎斯合情合理地将十一号班机被劫和过去曾发生的数起鲜活的劫机案联系起来，在这些事件中，劫机者要么索取

^① 原文误为 Forth Worth。——译注

钱款，要么寻求避难，要么要求释放政治犯。他假定，劫机者的目的是将飞机、机组人员和乘客当做谈判的筹码。几乎在同一时刻，波士顿的空中交通管制员通知联邦航空管理局指挥中心，劫机者可能已经控制了整架飞机（Duenes et al. 2004: A16）。在邓月薇这一边，她继续轻声轻气地报告飞机上的最新进展。8点38分，邓月薇报告，飞机正在下降。8点44分，电话戛然中断（9/11 Report 2004: 6）。

十一号班机的劫机者很快就证明，克雷格·马奎斯给出的理由是错误的。冈萨雷斯失去与邓月薇的电话联系后两分钟，在位于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Elizabeth）的办公室中，美国海关总督察凯文·麦凯布（Kevin McCabe）从窗户向东望去。“8点46分，他正边喝咖啡边打电话，”根据史蒂文·布里尔（Steven Brill）的报告，“这时他看见第一架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因为曾亲眼领略过同型号飞机的庞大体积，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袭击。他打开电视，然后给位于世贸中心的纽约海关办公室打电话，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Brill 2003: 1）

在麦凯布呼叫总部几分钟之后，布赖恩特·冈贝尔（Bryant Gumbel）正在曼哈顿现场直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他刚获悉，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8点52分，他迎来了第一位目击者斯图尔特·纽里克（Stewart Nurick）。纽里克正在苏豪区（SoHo）的一家餐馆里招待用餐的顾客，这时“我亲眼见到了一架……看上去像是一架小型飞机。……我刚刚听到几声巨响，飞机好像从大厦中弹了出来，然后楼顶上出现一个巨大的火团。之后我就看到一片浓烟，瓦砾或玻璃之类的东西不断从楼上掉下来”（CBS News 2002: 16）。随后不久，世贸中心万豪大酒店（Marriott World Trade Center Hotel）的门卫温德尔·克莱因（Wendell Clyne）接受了冈贝尔的采访：

冈贝尔：您当时站在大厦外面，是吧？请告诉我们，您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克莱因：我首先听到爆炸声。一开始我以为是一架刚驶过的飞机。忽然之间，我看到砖头、纸片等东西往下落，所有东西都掉了下来。我跑到楼里，想躲开掉下来的碎片和玻璃。当这一切差不多停止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尖叫。我抬头一看，有个人浑身是火。我赶紧跑过去，想扑灭他身上的火。他一直在尖叫。我不断叫他打滚，但他说没法打滚。这时另一个人跑过来……把他身上的火扑灭了。
(CBS News 2002: 17)

3

此时大概是9点02分。

冈贝尔转向第三位目击者特雷莎·雷诺(Theresa Renaud)。她住在第八大道和第十六大街相交处，就在世贸中心以北两英里。她当时正在自己的公寓里观望世贸中心。“大概十分钟以前，”雷诺这样说：

从80层左右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大概有四到八层楼受到影响。大楼北侧和东侧冒出冲天的火光。爆炸声巨大，然后就看见熊熊的烈火，看上去大楼内部现在还在着火。

天哪，又来了一架——又一架飞机撞上了。[大声喘气；尖叫]天哪，上帝啊！刚才又有一架飞机撞上了——它撞上了另一座大楼，直接扑向大楼正中间。上帝啊，就在大楼正中间。

冈贝尔：撞上了[二号楼]？

雷诺：是的，是的，直接撞上了大楼正中间。……这绝对是……故意的。

冈贝尔：为什么说绝对是故意的？

雷诺：因为它直挺挺地撞了上去。（CBS News 2002:

18）

导演朱尔·诺代（Jules Naudet）正在拍摄一部关于曼哈顿中城消防公司的纪录片，他在第一架飞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之后就和大队长一起奔赴现场。当第二架飞机撞上南楼时，他正在北楼（首先被撞上的楼）大厅里拍摄救火队员的行动：“我们忽然听见外面传来
4 爆炸声，就在我转头朝窗外望时，我看见燃烧的碎片不断掉在院子里，然后就听见广播通知，说二号楼被另一架飞机撞上。任何‘这只是一场可怕的偶然事件’的想法荡然无存：纽约正受到攻击。”（CBS News 2002: 23）华盛顿特区也正遭受攻击。一场令人困惑的大劫难降临了。

那个9月的上午，当被劫持的客机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华盛顿五角大楼以及宾夕法尼亚的农田时，全世界的人都开始问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人做出如此邪恶的暴力行径？为什么针对美国？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阻止这次袭击？观察家迅速将关注点从厘清眼前发生的一切转向寻找这场劫难的理由。亲历者则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想知道整场可怕事故何以发生，另一方面想为他们经历、见证或造成的特定事件寻找理由。

在现场，急救人员迅速开展工作，而没有问太多问题。只有通过工作，他们才能开始认真寻找眼前这场灾难的可靠理由。例如，纽约市消防局的救护员加里·斯迈利（Gary Smiley）前一天晚上在布鲁克林市中心连夜工作，忽然救护车里的对讲机发出通知，说一架飞机撞上了共一百一十层的世贸中心北楼（一号楼）。这时是早上8点48分。几分钟不到，斯迈利就带领他的小分队从布鲁克林大桥冲入曼哈顿。

斯迈利在两座大楼之间设了一个分检区。他正抬着一个刚离开一号楼的受伤女子过马路，女子忽然大喊“飞机”。他抬起头，看见第二架飞机撞上南楼（二号楼）。此时是早上9点03分，距前一架飞机撞楼不过十七分钟。瓦砾开始砸到他们身上，他在马路上停下，把女子推到地上，飞身跃到她的身上。他的后背遭一个截断了的滚烫胳膊砸中，这来自一个浑身是火的人。“现场一片混乱，”他后来回忆道，“所有人都在四处逃生。这时我闪过一个念头。我完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那些家伙在1993年炸那座楼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我当时在街对面的千禧大酒店（Millennium Hotel）照料了上百个人。所以我知道这是一场袭击。于是我们开始告诉人们，许多人正是听到这条消息才逃走的”（Fink and Mathias 2002: 33）。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情，斯迈利首先给出了自己的理由，然后将这些理由告诉了其他人。根据他的回忆，人们不仅接受了他的理由，而且立刻做出相应的行动。他将自己的消防车开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躲过从北楼高层跳下来的人（这些人基本都摔死了），跑到大楼内，开始营救行动。在这一时刻（早上9点50分），南楼轰然坍塌，变为一片熊熊燃烧的废墟。

南楼坍塌后不久，斯迈利打算去抢救困在大楼废墟下的其他医护人员。但这项工作没多久就结束了。北楼轰然倒塌（早上10点29分）形成的一股气流将斯迈利卷走，将他狠狠地摔到人行道上。他爬到一辆卡车下面，以为自己可能会丧命于铺天盖地、令人窒息的尘土中。这个时候，根据斯迈利的回忆，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三年前如何死于一场无端的街头抢劫案，然后又想起自己的死对两个孩子会有什么影响，不禁怒从心生。他再次转念：

我在那一刻改变了想法，我觉得那是我有了逃生念头的真正原因。我忽然转念，告诉自己不会今天就死。我要

逃离这里。

人们常说：“神对你另有安排。”我觉得是我的父亲对我另有安排。一定是他在照看我，所以我开始用手挖。我不知道自己下定决心前在卡车下待了多久，但我开始挣扎着爬出来，在石头和瓦砾中挖出一条生路。就在我刚爬出来时，一个同样被埋在瓦砾中的消防员也爬了出来。我们俩都是左摇右摆。（Fink and Mathias 2002: 34）

浑身上下，斯迈利裸露在外的皮肤全部被灼伤。他步履蹒跚地走进北端大道上的一家熟食店，许多受伤的警察和消防员已经在那里暂避。他们听见持续的爆炸声，并给出了理由：“一个警察觉得可能是二次爆炸。当恐怖分子干这种事的时候，他们会在附近放上二次炸弹，以杀害救援人员。这是恐怖主义的特点。而在那一刻，你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所有人都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一头雾水，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当时所了解的信息是，曼哈顿全城都遭到了袭击。”（Fink and Mathias 2002: 35）尽管如此，熟食店里的许多人已经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应对方案达成共识：恐怖分子正在袭击我们，我们必须保护自己。

高层官员也赶赴灾难现场，试图为自己所见到的一切给出理由。当助手敲响浴室门，通报一架飞机刚撞上世贸中心楼顶时，纽约市警察局局长伯纳德·凯里克（Bernard Kerik）刚在总部大楼锻炼完身体。一路以警笛和眩光开道，他和两位助手驱车来到世贸中心附近，在那里目睹了人们从北楼坠楼身亡。凯里克下达了全城警力动员令。没过多久，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南楼，飞机的碎片和机身部件掉落到下面的广场上。（由于看不见飞机，警察局长的保镖赫克托·圣地亚哥 [Hector Santiago] 后来说：“老板本觉得这可能是炸弹。现在已经很清楚，是恐怖分子干的，他的神经立刻紧绷了起来。” [Fink and

Mathias 2002: 106])

凯里克和助手们一路狂奔，死里逃生。他们躲到了世贸中心七号楼的邮局后面。凯里克回忆道，在此之后：

我回头看，满目疮痍。这个时候，我能听见军用飞机和飞行员通过广播高喊，撞上大楼的是一架客机。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正在遭受袭击。我朝约翰（John）（皮恰诺 [Picciano]，他的秘书长）大喊：快给总部打电话；但无法拨通。手机没有信号，我们只好用对讲机。我大喊：快派军用机封锁领空。我们急需空中支援，于是我朝这些家伙大喊：快派空中支援。

他们看着我，好像在说：“你他妈的有电话号码来呼叫 F-16 吗？”一副“我们叫谁？怎么叫？”的表情。

但军用飞机这时已经封锁了领空。他们已经调遣了部队过来。在那一刻，我下令全城宵禁。所有大桥和隧道一律关闭。不准一个人进城。不准一个人出城。我当时的主要担忧是，地面上可能会有二次袭击。他们正从上空袭击我们，但他们有没有在地面上做了什么？他们在地面上吗？我还在想，这他妈都谁啊？他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当事情接二连三发生时，你试图理清头绪。你脑子里同时在想许多事情。（Fink and Mathias 2002: 110-11）

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加入了凯里克。市长给白宫打了电话，了解到还有一架飞机撞上了五角大楼，总统办公室工作人员正在疏散白宫（布什 [Bush] 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纽约分遣队在世界贸易中心的残留建筑物附近设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却随即遇上了南楼的倒塌。他们将临时指挥处转移到位于东二十街的市警校

内。那一天的表现给了凯里克和朱利安尼在全国政治舞台大放光彩的机会；凯里克因此在 2004 年被提名为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人选。^①

8 本书是何理由？

在寻找理由时，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目击者遵循了极为普遍的人类惯习。我们甚至可以将人界定为理由给定的动物。按照定义，其他灵长目也使用语言和工具，甚至有其文化；但只有在年少时开始给定和要求理由，并在日后的生活中继续求问理由。

理由对“X 为什么（做了或应该）做 Y？”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条不紊的答案。X 可以是你，如果你向我解释为什么在会面时迟到；也可以是我，如果我解释自己如何中了彩票；还可能是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劫机者。X 并不一定是一个或一群人；X 可以是上帝、邪灵、伊斯兰教、共产主义，或者干脆是“他们”。X 可以是个人、群体、组织、类属、势力，也可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X 引起 Y。

在世贸中心大劫难中，人们在不同层次上给出理由，包括：

- 劫机者为什么劫持飞机，并撞向大楼？
- 大楼为什么燃起熊熊烈火并轰然坍塌？
- （对于亲历者来说）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做？我们（不管我们是谁）当时为什么那么做？

^① 随着记者深挖他的背景，凯里克在几天后退出对这一职务的角逐，并承认自己曾雇佣过一个非法移民做管家和保姆，却没有申报相关税务信息。又经过几个星期的喧嚣，凯里克从朱利安尼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创办的生意兴隆的安全咨询公司辞职，并发表声明：对保姆事件、他的爱情生活以及他过去与犯罪分子的关联的诸多不公平指控已经对公司造成伤害。至少这是他给出的理由（Lipton and Rashbaum 2004; Rashbaum and Dwyer 2004）。

- (对于亲历者和旁观者来说) 其他人 (个人或群体)

为什么那么做?

- 为什么会有恐怖主义?

- 在更宽泛的意义上, 为什么会有暴力?

这本书兼顾不同的层次, 一方面设身处地理解理由的给定, 另一方面 9 面对这一现象追根究底。我试图了解, 人们如何且为何为他们所做之事、别人所做之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之事以及发生在别人身上之事给出理由, 这些理由又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我的关注点不在人生、邪恶或生命之脆弱这些宏大的理由, 而在于不同类型的人在日常生活与工作、遇到麻烦、评判他人或遭遇九一一恐怖袭击这种紧急情况时所给出或接受的具体理由。

本书侧重于理由给定的社会层面: 人们如何共享、交流、争辩和共同修正既有的理由, 而不考虑个人神经系统如何处理新接收的信息。我并不关注人们给出的理由是对是错, 是好是坏, 合理还是不合理。我感兴趣的是人们给定理由的社会过程。对于为什么某些事情会发生 (且如此发生) 的概括性学术讨论, 我没有多费笔墨, 遑论如何就重大事件发生的理由取得一致意见。

九一一袭击引发了大量的辩论。“无可争议的一点是,” 一本讨论九一一袭击意义的文集主编指出, “九一一的潜在意义只有通盘考虑才能获得理解, 但这个盘有多大, 却是一个吵得不可开交的问题。” (Hershberg and Moore 2002: 1) 两位主编认为, 对九一一袭击给出的严肃理由包括基地组织 (al-Qaeda) 的极端狂热、被误导的美国外交政策、中东地区政权的独特性、曾经稳定的 (如果又是危险的) 世界秩序的瓦解, 等等。我对这些议题并不陌生。我本人的大量研究都在试图厘清宏观政治过程的理由: 为什么革命会爆发, 民主化和去民主化为什么发生, 为什么恐怖主义会有如此多的表现形式, 诸如

- 10 此类。但本书并不打算探讨这些宏大的政治问题，而关注人们面对面时理由给定的社会过程。理由的给定在这么小的场景同样重要。

我们稍后将看到，理由的给定将人们相互联系起来，即便旁观者可能觉得这些理由站不住脚、装模作样或荒诞不经。在充满未知的情况下，例如九一一袭击，对于眼前所见，多数人依据过去与他人的互动模式给出理由。不同的群体之间，不同的情况之下，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选项大有不同。但不管具体内容如何，理由为行为举止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共享的描述。它们还道出了理由的给予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

再回到九一一袭击时位于世贸中心的理由给定。在亲历者中，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紧急救援人员和市政府官员至少有类似经历、备选选项和例行程序可供借鉴。大楼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却没有这么丰富的经验。连见多识广的查克·艾伦（Chuck Allen）也在灾难发生时先后给出了不同的理由。

艾伦当时在位于北楼八十三层的拉瓦交易公司从事计算机操作工作。他还是一位有执照的飞行员和业余无线电报务员。早上 8 点 45 分左右，艾伦看见一架飞机在哈德逊河上向南低飞，他感到颇为惊讶，但以为飞机正驶向纽瓦克机场。但随后不久，他注意到飞行员加大飞机油门的熟悉声音，随后听到飞机撞向他上方十三层的轰鸣声。大楼开始晃动，瓦砾开始坠落，坠落的飞机燃油开始引燃烈火。

- 惊恐的计算机程序员用对讲机问他是怎么回事，艾伦大喊：“好像是一架喷射机撞上了大楼！”（*Der Spiegel* 2001: 48）之后，在和
11 其他人一起从八十三层快速向楼下跑时，他试图用带在身上的双向无线电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刚接通，他就被泼了一盆冷水：“为了保证紧急呼救信号的畅通，所有波段都被清空。请立刻关闭对讲机。”他们